

岁月山河

波澜阔

蔡家宅中

平心

这次无意之中来到万泉河边的侨乡留客村，看到蔡家森四兄弟建的那座具有南洋异域风情、深具中华文化底蕴的椰林庄园及建筑群，很是惊喜。

**惊喜有四：**

一是惊叹和喜欢这座热带庄园。它的海边椰风，它的南洋风情，它的热带情调，它的文化韵味，它的中国气派，都让人惊叹不已，欢喜异常。

二是惊叹和喜欢这片建筑群。它既人文，又生态；既历史，又时尚；既异域，又中国；既坚固，又通畅。尤其喜欢它的整体布局，它的原始肌理，它的风水选址，它的相互和谐，它的天人合一。

三是惊叹和喜欢这座庄园建筑群中每幢建筑的款式、姿式和架式。有模，有样，有神，有韵，有“派”，还有“范”。看它向着蓝天往上冲的劲头，那种自由拼命舞的灵动，是不是令你有满眼的惊讶、满心的欢喜？

四是惊叹和喜欢这座庄园建筑群里的文化。看惯那种竹木结构的农舍村宅，再看看这种大宅老屋，是不是惊叹蔡氏家族的名望地位？还深感历史的久远，乡情的厚重。

海南琼海万泉河畔、博鳌亚洲论坛会址旁的这座热带庄园建筑群，它是民房，又像堡垒，还像宝盒，这种建筑保得住真气，能厚植底气，会孕育大气。

留客村的蔡家宅，是下南洋的去番客蔡家森们回家乡建的，离乡下南洋，人走向了世界，眼光更宽广；回乡盖楼房，人安顿了灵魂，心灵更亮堂。

留客村的蔡家南洋庄园，生动地诠释了留客村的“留客”两字的含义。它代表了琼海对海外游子的深情召唤，也代表了下南洋去番客对家乡的乡愁眷恋。有人说“人世间最长的路，就是那越走越近的回乡的路。人世间最深的情，就是那越来越浓的思乡的情。”所谓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看了这座庄园建筑群，读了蔡家森们的去番史和回乡史，想起一句诗“人生漫漫南洋路，乡情浓浓留客村”。

留客村的蔡家南洋庄园，之所以悦目、赏心、养神、长气，不仅在于它的山水位置、园林风情、典雅建筑，更在于它厚重的历史、文化的交融，以及向上的精神。

蔡家这座庄园建筑群，让人感觉有文化。

在会客室的墙壁上，我们看到一副对联，是苏东坡的诗句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诗句意思是：滔滔沧海，割不断人气地脉；书生白丁，有志

气可破天荒。宋绍圣四年(1097年)，苏东坡驾一叶孤舟过琼州海峡，来到荒凉之地儋州。此时的苏东坡已是第三次被放逐。从京城贬黄州，从黄州贬惠州，最后从惠州贬至儋州。正像他自己所说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。

但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，他渡鄱阳湖，越海关关岭，过琼州海峡，来到海南苦热潮湿之地，写下了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”。苏东坡被贬海南，来到儋州任所。自己遭贬受难，却为海南百姓做实事，兴修水利，耕种技术，还设馆办学。他收的学生里有个海南人名叫姜唐佐。苏东坡在《书柳子厚诗后》中说：“元符己卯闰九月，琼士姜君来儋耳，日与予相从。至庚辰三月乃归”。“日与予相从”，即指姜唐佐来投师从学。

姜唐佐在苏东坡门下，学习勤奋，进步很快。半年时间过去了，姜唐佐因病要返回家。也有资料说是苏东坡要北返了，总之，两人要分别了。临行前，苏东坡给姜唐佐题了两句诗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

你还别说，事情就是这么神奇，后来，姜唐佐果然考取了举人，据说他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。从这两句诗来看，苏东坡的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，更不是私下传授科举秘诀，而是给姜唐佐种下了理想和志气。

从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的诗句联语中，我读出苏东坡的豁达、无私和眼力，海南人姜唐佐的勤奋、智慧和出息，同时，我还读到一种历史的信息、文化的密码。一个地方的繁荣发达，在于社会的开放，在于人才的流动，在于文化的交流，无论是古代中原人苏东坡来琼州，还是近现代海南人蔡家森们的去番地下南洋，都输出与引进了文化，都学习并带来了价值观念。扩大开放，加强交流就是成长、发展、繁荣之路。

蔡家森几兄弟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扎实的底子，发达之后在印尼普及中华文化，传播中国价值，他们在艾力岛捐资开办华文小学、中学，在印尼的蔡家墓园墓碑上都刻上“世居留客，海南琼州”字样，不忘各处。

在这座蔡家庄园老宅里，也到处可见蔡家森们对中华文化的钟爱、传承，和他们用中华文化来教育家人的自觉。

蔡家屋前院正堂上书“忠孝传家”，两侧门联恢宏大气：“胸中云梦波澜阔，眼底沧浪宇宙宽”，既有儒家传统的文化底蕴，又融入了海洋创业的无畏精神。

蔡家宅还专门在老屋开辟私塾“槟榔书斋”，正中悬挂孔子画像，两边贴着“蒙学养正，知书尚礼”。

留客村的这座蔡家庄园建筑群凝聚着散落世界各地的蔡家后人。如今，蔡家人虽散落在世界各地，从事不同的行业，但每逢清明就会回乡祭祖，三年一次小聚会、五年一次大聚会，全家还设立了基金，用于保护修缮老宅。“炎黄子孙家乡的观念很重，不管走多远，都要落叶归根，蔡家老宅承载了子孙六代人对家乡的念想，是魂牵梦萦的家。”蔡家的后人说道。

记忆中的春节既是阖家团圆的日子，又是母亲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。

母亲的忙碌是从腊月廿四开始的，腊月廿三祭完灶爷，家里便开始了大扫除，里里外外，犄角旮旯，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母亲负责用新扫把“扫屋”，我们负责清理母亲扫下的灰尘，整个村庄的大人小孩都行动起来，一年的“扫尘”活动也变得轰轰烈烈，热闹非凡。

扫完尘，母亲便带领我们清洗厨房，拖地，把家里堆积的所有锅碗瓢盆搬到水井旁洗刷一新。若是晴天，一切都会显得万分美好。但记忆里的那一天大多是阴雨绵绵的寒冷天气，每次洗碗被冻得难受的时候，我都忍不住向母亲抱怨，怪她因循守旧不懂变通，每次都要等到腊月廿四才打扫卫生。她总是笑笑说，几千几百年来习惯总不能因为你这个臭丫头而改变吧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干干净净过大年。

腊月廿五到廿八是小孩子最喜欢的一段时间。这是一年里父母亲唯一一次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制作年糕的时光。那段时间里的厨房每天都是热气腾腾的，祖母负责往灶膛里的火苗旺盛，父亲负责采购糯米、油、面粉之类的材料，母亲负责炒花生，小孩子们负责剥花生，一边剥，一边往嘴里扔去。这段时间里，父亲负责制作“糖贡”和揉面，我们和母亲负责煎花生饼，油炸“京果”“领带花”“月半”等等，各色年糕花样百出，院子里的人们你到我家“试锅”，我到你家“试锅”，每天都是人声喧嘩，日子到处都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

等腊月二十九陪哥哥姐姐们贴完春联，我就会乖乖地给母亲当下手去准备饭菜。那时外出的人们都回到了家里，大家天天聚在一起吃围桌饭，天南海北地聊着这一年来的种种事情，几乎每天都是吃到天黑才散席。除夕夜的那顿年夜饭更是大家吃得最久最开心的一顿饭，从早上忙到下午三点才开吃，吃到天黑透了还没有人愿意散席。大家胡喝海侃，再加上伯父开上的那一瓶上好佳酿，连祖母都忍不住会开心地喝上一两口。各种祝福的话语从桌子的这一端传到桌子的另一端，孩子们则端着饮料四处敬酒，全家上下到处呈现出一派喜乐融融的景象。

其实春节真正到来的时间是在除夕夜后的凌晨。当伯父接春的鞭炮一点燃，所有守岁的孩子基本都跑到各自的房间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呼呼大睡，鞭炮越响，睡得越香。家里灯火通明，大人们则忙着接鞭炮、挂鞭炮，鞭炮从正屋的门前庭开始挂起，接着往第一间偏屋延伸，一直延伸到第十三间偏屋，最后再往屋门前的椰子树林里延伸开去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一条红色的长

记忆中的春节

龙在椰林里穿梭，实在是让人越看越爱看。买来的烟花则由年轻的哥哥们搬到偏屋的屋顶摆放整齐，只等时间一到便在天空灿烂绽放。

每年正月初一，燃放鞭炮的时间大概是凌晨五点。每次母亲都要赶在鞭炮燃放前催我们起床洗漱换新衣服，虽然还是睡意朦胧，可一想到新衣服，大家都急匆匆爬起了床，穿上新衣就往外面冲，巴不得快点让小伙伙伴们看到自己的新装扮。鞭炮一响起，家里的一群人就不约而同地聚在了椰子树底下，在爆竹不断升腾起的烟雾中，每个人都宛若走进了仙境。大家在椰子树下打照面，互相说着吉利的话，然后再静静地立在寒意中听鞭炮齐鸣，看烟花绽放。

我们家应该是全村最早燃放鞭炮的人家。当一个小时的燃放时间结束后，天慢慢地亮了起来，左右邻居才开始响起了洗漱的声音。母亲则迅速招呼我们回家搬各色年糕去主屋排席，大伯父和二伯父搬出来的都是从各大超市买回的各色漂亮

的巧克力、果脯和饼干，我们搬出的都是父母亲手制作的“糖贡”，花生饼、“领带花”……大年初一的敬茶时间也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时刻。祖母和大伯父坐在主位上，我们轮流给他们敬茶拜年，他们则轮流给我们发红包。家里的每一个小孩和长辈都有红包领，个个笑逐颜开，你说恭喜发财，我说万事如意。

那一刻，大家围坐一起，喝着茶，嗑着瓜子，聊着新年的愿望，小孩子的心里对新的一年又充满了好奇和想象。不曾想，那些如蜜如糖的时光，只是一恍惚，就消逝了无痕了。

吃完早茶，就是走村串户的时间，我们跟在伯父的身后往南走，走完村子，挨家挨户道完祝福之后，再顺着东南方向往海边走去。那时伯父从三亚带回了相机，每次都会在海边给我们拍拍照。那是我们一年中唯一的拍照机会，既想拍，又怕怕，一到拍照时间，大家就拼命互相推辞，伯父最后只好选择给我们拍集体照。新年的海风拂过每一个人的脸颊，那是一段在记忆里都能闪着光的美好时光。

从大年初二开始，我们就尾随着父母亲到外婆家拜年，回来之后，就是亲戚们到我们家拜年。鞭炮声声，每天都不间断，宴席每天都在轮换着花样摆，我和嫂们在水井旁把碗刷了一遍又一遍，记忆里都是手指冻麻的滋味。

直到正月初八伯父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班，我们家才渐渐从喧闹恢复到了春节前的宁静。春节的热闹气氛也随着家人的陆续离家而逐渐消散。直到元宵佳节，我们家才又一次进入了春节的第二个高潮。

家乡的年俗

在我的家乡东方市八所镇，人们过春节，总喜欢热热闹闹。春节期间，不管在城市，还是乡村，处处都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之中，那浓浓的亲情、友情也就在这醇厚的年味里氤氲升腾。

进入腊月，家居东方的人们会挑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拆洗被单、床单，晾晒被褥。腊月二十四至除夕，家家户户陆续开展大扫除，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手巧的家庭主妇支起炉灶酿制地瓜酒、米酒，或提前煮晒瓜子，或制作京果、酥饮、酥饼等过年小吃。

八所街上的年味日渐浓厚，琳琅满目的年货摆满大街小巷，订购春联、置办年货的人们接踵摩肩，熙熙攘攘，宽阔的马路变得拥堵起来。这时候，外出的游子不论身处何方，都会先后返程，赶在除夕之前回家和家人及亲戚朋友团聚。

除夕，是家乡人最繁忙的一天。吃过早餐后，长辈们便开始张罗过年事宜，他们不仅要准备当天的年夜饭，还要备好大年初一所需的生鸡、生猪等肉食，因为按照东方的习俗，大年初一不能“杀生”，这项习俗一直沿袭至今。生性顽皮、好奇的孩子们会围在一旁看热闹，长辈们嫌他们碍手碍脚，总会把他们赶到外面去玩耍。
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每户人家都会贴上大红的春联、门神，祈福新年大吉大利。祭拜祖先先是年夜饭前一项重要的仪式，长辈们在供桌上摆好供品后，领着儿孙们排好队伍，一起叩拜祖先，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健康平安，新年好运。

人生况味

小区「达人」

卓东荣

有一种行动叫无声，有一种品格叫鞭策。如果不是耳濡目染，很难相信红尘滚滚中还有这样的另类“达人”。

每天晨起，他都在小区一隅挥舞太极，那动作虽然不十足规范甚至有点“夹生”，但认真的劲儿几乎达到痴迷。任凭多少人从他身边“噫噫”走过，他依然头不转向，眼不斜睨，如置无人之境。年逾古稀之人天天乐此不疲，你能说他没有那么一股子“踔厉奋发、笃行不怠”的时代精神吗？

晨曦初露，暖阳亲吻着大地，给壬寅新春增添了些许祥和。也许是年的气氛驱使，他已开始收功谢幕而转入“编外保洁”阵地。只见他挥动那把随身携带的大扫帚，“沙沙”作响地把练功周遭的落叶扫净，装袋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垃圾桶里。对散落在地上的枯枝残梗，他躬身拾掇，费了好大的劲才用麻绳捆扎紧实，有序地放在垃圾桶一侧，只待环卫车拉走。而当小区物业的清洁工上岗时，老人又已“换景转场”——加盟社区新春公益活动去了。

看着干净的地表，有的清洁工还以为“昨夜风静无落尘”，但也有的首肯“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先行者把好事干了。其实，小区里的住户都心知肚明，好事是那位练功老人所为，但他没那么张扬而已。春节临近，我曾多次目睹这样的一个场景：晌午刚过，小区正当午休时分。老人踽踽独行，徘徊在垃圾桶旁，这边瞧瞧，那边瞄瞄，或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垃

圾，或调整桶里溢满的容量，或提水冲刷地上的污渍，或擦拭被油污污染的桶盖和桶身四周的污迹……

有感于内，必表于外。一青年住户被老人家的精神打动，便悄悄印制两张招贴做了个“温馨提示”：对准入口，小心扔放；小区是咱家，清洁靠大家。也许，无声的鞭策更加抵达人心。从此，随手扔垃圾，乱堆放弃物的现象几乎绝迹了。有一天傍晚，我看见老人家仁立在那块告示牌前，时而沉思，时而喃喃自语，时而掠过一丝笑靥。看得出，老人家也为此有了“明白人”而感到欣慰和释怀。

任何文明都是渐进和累积的过程，老人透悟个中道理。因此，在思维行事上，他虽然不强求别人与自己一样，但还是乐意做个榜样。你看，大树底下时常有人纳凉围坐，有的吸烟闲聊，有的喝茶打牌，那烟头茶渣满地狼藉，有点“触目惊心”。老人家选择大伙散场后行动，将丢在地上的烟头茶渣一支支、一撮撮捡起来，连几案上的烟灰、果皮和纸屑也擦拭收拾得干净利落。然后，他悄悄放上一个大铁盒让人们“对号入座”。

老人家的善行引起我的思考：他为何专挑没人或人少的时候出现，如果当着众目睽睽不是更具警醒效应吗？可老人家的认知却非常特别：“那样就太生硬地打脸别人，伤害感情，显得多此一举了。”他还说：“我是个老人，既不能造山川，也不能造星河，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微小小事，习惯了，不算什么。”我被老人家“不贪热烈，只愿俗常”的修为折服，心灵深处久久回响着“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”的和弦余音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老人家是个读书人，平生尊崇崇道且学力颇深。在他的训教和影响下，两个儿子早些年都考上名牌大学医学硕士，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在他们工作的城市是个响当当的抗击疫情“逆行者”和“志愿者”。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我作为老人良好的家教家风有了传承而起敬，更为他把所有的情志都藏在善行里而喝彩。

每逢佳节，马达轰鸣，糖厂的生产线依旧链轮飞转，糖蜜飘香，一派莫负春光、快马加鞭的繁忙景象。春节期间，甘蔗含糖分最高，糖厂的产糖率也随之上升，处于创收的黄金时段，职工们岂可错失稍纵即逝的良机，他们伸开双臂紧紧拥抱着这美好的初春季节。于是，从大年三十至元宵节，坚守岗位的工人师傅们一直在制糖生产线旁领略春意和吉祥气。从甘蔗卸运、破碎到糖蜜分离、糖晶震荡，长长生产线上那些形状各异的机器设备扯着调门，发出欢快高昂、低沉浑厚，抑或柔和清悠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绵延回荡，仿佛一首韵律甜美、节奏悦耳的多声部迎春交响曲。

那一年的除夕日，上午，春雨霏霏，被清冽的春风缠裹着扑到人脸，有几分惬意，但很快便雨停天晴。此刻，艳阳在天上，万物盎然。身为糖厂管理者，每逢大年三十这一天，在处理毕手头的事务后，我总要赶到各车间给大伙拜年。卸蔗场是露天作业工段，一车车濡染着山野气息的甘蔗在这里被吊上喂蔗台，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甜味儿。我到卸蔗场时，恰逢交接班时刻，仰头望去，见一位青工一脸歉意，咚咚咚登上蔗场龙门吊车，将一张红红的“福”字和一张饱含美好愿景的年画张贴在吊车操控室的外壳上。我向他挥挥手，然后抱拳拜年。他乐滋滋地朝我喊道：“过年了，年画一贴好运来！”言毕，小伙子开启了龙门吊车。咣当一声，那装饰着年画和“福”字的吊车在长长的吊梁上来回运行，朝偌大的卸蔗场撒播着农历新年的祝福。

在卸蔗场空旷处，停泊着一辆待卸甘蔗的卡车。司机从驾驶室里跳下来，一边察看车上的甘蔗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一看，便晓得司机许是赶了一宿的

带糖的年味

如烟往事

路，才把甘蔗运至糖厂。他吃的是简便早餐吧。

我先给他拜年，继而朝他打听。果不其然，那车甘蔗是从距糖厂二十多公里的山窝里运回来的。从位于山地里的甘蔗园运输甘蔗至糖厂的经历，我是体验过的，其间要经过一段路程不短、坎坷颠簸的山路，艰辛异常。此时已是除夕日的上午，青工见我关注他吃东西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说 he 吃的是年糕，是妻子给他特制的，个儿只有巴掌一般大，既方便携带又可充饥，亦可尝尝过年的味道。

我驱车来到糖厂南面一处甘蔗园。被称为糖厂第一车间的甘蔗园也是一片春意漫溢，洋溢着浓烈的繁忙气息。暖阳下，蜂呀蝶呀三三两两地围着遗在甘蔗园里的蔗根，悠然起舞，诠释着春的律动。一班炊蔗工人把砍下来的甘蔗搬到停在路边的卡车上，装满了车才到蔗地边的一棵榕树下歇息。这时，一位甘蔗园主模样的汉子提早给大伙送来了年夜饭。园主和工人们在蔗地里的一块草坪上支起一张简便的竹桌子，摆上烤乳猪、白切鸡等菜肴，一起围拢着用餐，其乐融融。我向他们拜了年，婉谢了他们盛情的聚餐邀请便告辞了。

到了煮炼车间，又是另一番景

象。车间门框上，晌午时分便灼灼地贴上一副水墨淋漓的大红春联。上下联为：“辞旧炼糖蜜，迎新舞春风”，横批：“芬芳暖心”。此联是车间同仁自撰自书的，写得颇有文采，也有书法笔意。我晓得车间里有擅长文墨的能人，不禁驻足朝那副春联品赏了一会，然后到车间值班室向大家拜年，爬上煮糖楼看望当班师傅们。迎面遇着煮糖工老刘，他原在酒厂工作，受环境影响嗜酒成性，每逢大年三十必喝得酩酊大醉，蒙头便睡，再精彩的春晚亦与他无缘。今年除夕夜，逢着老刘值班，有厂规约束着，酒自然是喝不成了。我一见他便握着他的手说：“给你拜年来啦！今晚没饮酒也没关系，你就闻着糖晶的香味迎接新年吧！”岂料老刘一弯腰，从身边工具箱顶上抓起一个玻璃瓶，晃了晃说：“也真没关系，我有这个随身也能壮精神！”我细看，原来是一个装酒的空瓶子，瓶腰上贴着“二锅头”酒商标。老刘瞧我迷惑不解，腆着脸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逢着上班喝不了酒，我就带来一个刚喝完的酒瓶子，没事时嗅嗅也能解酒瘾！”在场的人听他这一说，都朗声笑了。

再走过去就是成品包装间了。这是制糖生产线的最后一站，操作工全是妇女，她们爱美，除了身穿工装外，每人脖颈上都系着一条自购的红色锦纶围巾。她们似是相约着一起选购和佩戴围巾，以营造新年的气氛。那鲜艳的围巾，把她们的脸颊映照得红扑扑的，从皮带机上滚滚而来的白砂糖晶体，也被衬托得更加晶莹剔透。我向她们拜完年，抬头一看，对面糖袋封口机一旁的窗台，不知什么时候被美化了，摆着一株栽在陶瓷盆里的金橘树，肥硕的绿叶衬着金黄的果子，还有一盆兰花，悬挂着好几颗小洋蓐，和金橘树一起，搭配得烂漫多姿，柔婉翩然。

椰乡

投稿邮箱

hnrzbpb@163.com